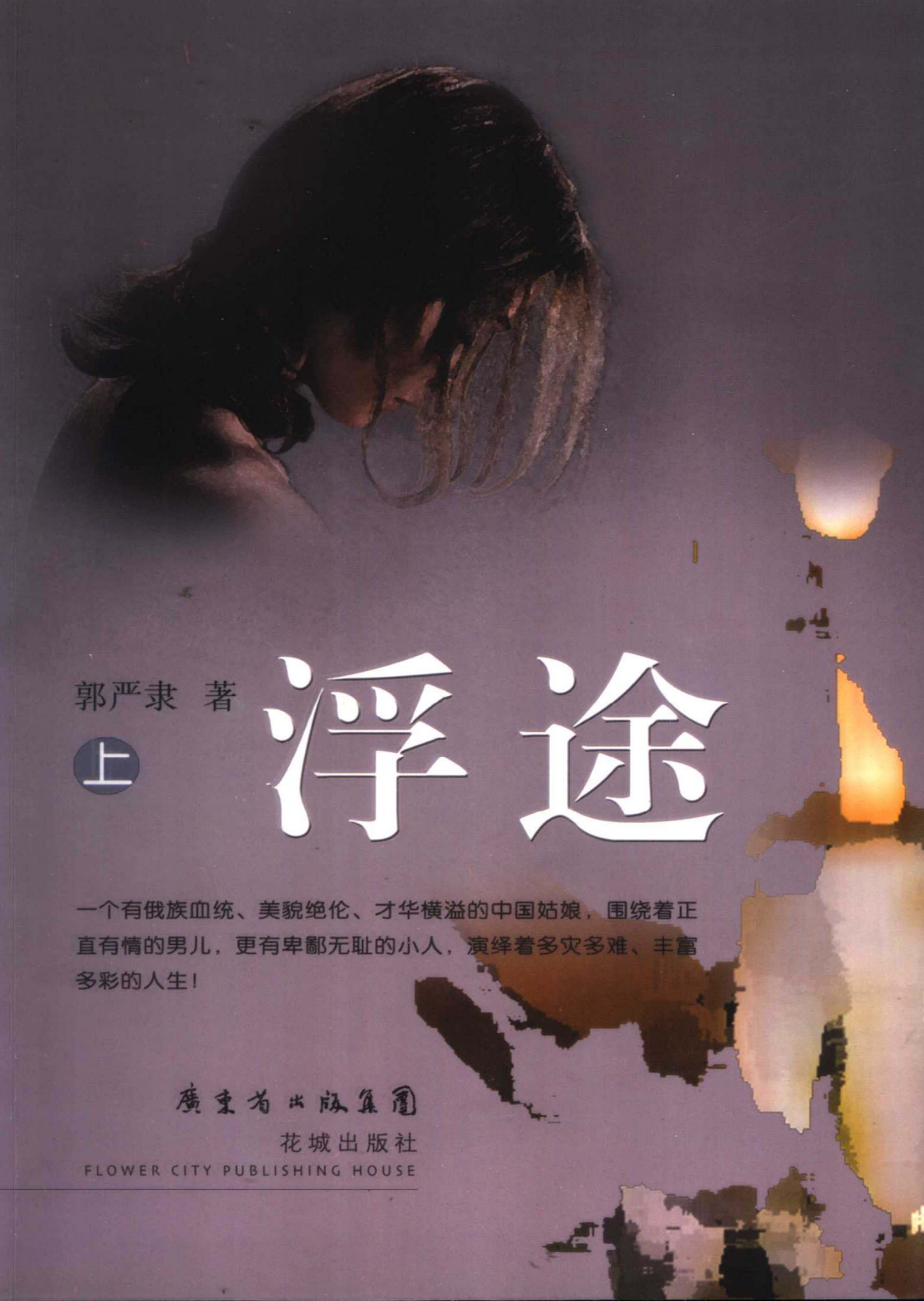




郭严隶 著

上

浮途

一个有俄族血统、美貌绝伦、才华横溢的中国姑娘，围绕着正直有情的男儿，更有卑鄙无耻的小人，演绎着多灾多难、丰富多彩的人生！

广东省出版集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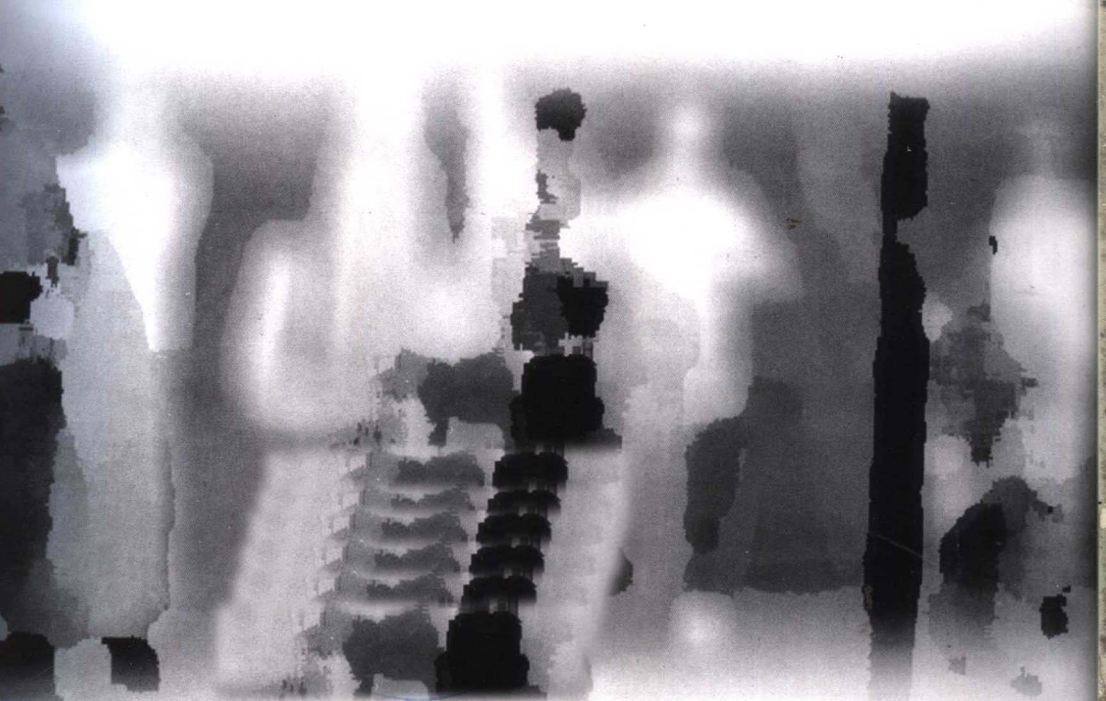
花城出版社

FLOWER CITY PUBLISHING HOUSE

郭严隶 著

浮途

上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浮途 / 郭岩丽著 .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 2006.6

ISBN 7-5360-4763-0

I . 浮... II . 郭... III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54532 号

责任编辑: 温文认

特约编辑: 邹冬丽

技术编辑: 易 平

封面设计: 苏家杰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厂

厂 址 (广州市永福路 44 号)

开 本 880×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30.625 2 插页

字 数 800,000 字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000 套

书 号 ISBN 7-5360-4763-0 / I · 3755

定 价 48.00 元 (上、下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长篇巨著。小说以女主人公虞昱殊为发展主线。虞昱殊是中俄混血儿，其远祖是元朝末代皇帝之子，在草原上建立了北元王朝的脱古思帖木儿，没落后，其后代改名换姓，混入民间，以先祖留下的宝藏，加上经商，过着富奢的生活。虞昱殊的祖母是美丽的俄罗斯女郎，故虞氏姐妹个个美丽非凡，虞昱殊更是出众，且富有才华，倾倒了遇见她的众多男子。红颜薄命，才高招妒，但她勇敢地与命运抗争着，学习着各种知识，与各式各样的追求者周旋着，祈求做出一番事业。命运使她爱上文学，有过刻骨铭心的爱情和友情，却又多蹇，受尽丈夫、恶人田加旺以及潘肃珍的折磨，受尽了流言蜚语的迫害，也得到几位高人的指点，始终不坠青云之志，保持着善良纯洁向上的心性。小说以细腻感人的笔触，描绘了虞氏姐妹丰富多彩的人生，刻画了虞昱殊这个美丽的女子形象，以及几十个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反映了一个人的命运其实是与社会、历史联系在一起的，有着鲜明的时代的印痕。反面人物田加旺、潘肃珍非常独特，特别是田加旺对虞昱殊死缠烂打式的追求闻所未闻，使所有男性追求者难望其项背，加上其奸恶无赖，足以成为文学长廊里的独特形象；恶俗的潘肃珍也让人叹为观止。小说通畅如行云流水，犹如一幅现代的“清明上河图”，有较强的可读性和艺术性。

目 录

楔 子	1
第 一 章	85
第 二 章	163
第 三 章	200
第 四 章	270
第 五 章	311
第 六 章	393
第 七 章	489
第 八 章	594
第 九 章	699
第 十 章	756
第 十 一 章	843
尾 声	931
后 记	970

楔 子

1

甜石村是上苍有意在苍凉粗犷的塞北高原上安设的一个暖巢，一方乐土。

春天，经过整个冬天的蓄积力量，在与肆虐的风沙和刺骨的冷寒作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后，终于来到了这里。

瞧，那里不是已经有一棵山杏树被她的温暖和抚慰打动了吗？那棵小小的杏树像高举旗帜似的，扬起了它欢欣的笑靥——几枚白粉玲珑的杏花儿虽然娇小，但在清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那么鲜嫩、明艳、迷人。那是一株死里逃生的山杏树，原是被当作柴草从山间砍回来的无数株小树中的一棵，因为加固和防范的目的被压到后院的石头墙上来。它以强大的力量忍耐着，无比艰辛地寻找着机会，在石墙缝里寻找水分与养料，终于顽强地复活了。现在，它以生命之光为这世界濡染了第一抹春色，给人们的心灵带来了无可言喻的震惊、希望与快乐。

第一个看见这枝报春娇杏的人，是这所石墙院落的女主人。早晨，一家人正好好地围坐着吃早饭，可从村子南面小学校里传来的钟声破坏了聚餐的融洽氛围。一听见“铛、铛、铛”的钟声，大女儿立刻像发了疯一般，奔过去扑到窗台上，对着钟声传来的方向嚎啕大哭。她知道女儿的心思——想上学。女孩聪明伶俐，书念得极好，差不多回回考试都是全班第一名，但只念到二年级就被迫辍学，的确可惜！然而有什么办法呢？她又何尝不想供出个女状元来呢？可若是让她们几个大的继续念书，那后来又不断生出来的小家伙们怎么办？谁帮着拉扯？唉，认命罢！令她想不到的，大女儿离开学校都快两年了，怎么一听到学校的钟声仍那么似癡若魔？唉，怨谁呢，怨她自己没投生好！

她的心情被弄得凉凉的，有些酸涩。为了排遣，她走出了屋子。在院子里，她看到了湛蓝的晴空和满世界涌动着的冰寒之气。她又朝后院儿走，在草房后面停下脚步，站在那儿，抬起头来四下瞭望。

她散漫无意的眼神忽然间聚拢，凝于一处——她看见高远处那枝盛开的杏花儿，那耀眼的杏花儿分明正在朝她轻摇着手臂。一时间里，她感到有些不能相信，以为是自己看花了眼，可是定睛细看，不错，那的确是杏花儿！这是一个多么激动人心的发现呵！一刹那，充塞于胸中的忧烦不觉一扫而尽，惊喜之情似清风一般习习吹上心头。你看，不管日月有多么煎熬，花儿不是照样开放了？她不由地迈开脚步，朝着杏花儿所在的地方走了过去。

那院子是依山坡之势而围建的，后院就是山坡的一部分，山坡修成了梯田，上下梯田中间砌着半人多高的土坎。从那道石头墙到底下草房的后墙中间共亘着三道土坎。女主人臃肿的身子给行走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但此刻她显然不顾了，奋力地蹬着土块、碎石往上爬去，激奋的情绪鼓荡着，使她忘记了劳累，忘怀了一切。

眼看着就要到达杏花儿跟前了，那是今年春天盛开的第一枝

杏花儿呵！被色泽紫红的枝子映衬着、托举着，花朵看上去如仙如幻，犹似绽放着的美梦和奇迹。

“你说，它可怎么挣扎着开来？唉，真不容易……”女主人发现奉献祥瑞的竟然是被他们压覆到石头墙上的山杏树时，不禁发出赞叹。

正当她气喘吁吁、自言自语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腹部的一阵剧痛猛地攫住了她，逼人的疼痛使她在凛冽、寒峭的晨风中顷刻间冒出了一身热汗，她不由自主地弯下身子去捂住肚子，对着草房方向焦灼地大声喊道：“凡书，快去叫你的上屋大娘……妈要生了……”

随着孕妇的叫喊声，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飞快地出现在草房后面，她三步两步冲上土坎，奔到那正强忍着剧痛，脸色变得惨白的妇人身边。随即，又似箭一般地从土坎儿上射下来，冲向草房旁侧的通道，这时，几个年龄略小些的女孩儿也惶惑不安地依次出现在草房的后面。

“静书、容书，快，快上去扶妈妈下来……我去找上屋大娘。快！”少女像风一样迅疾地刮到院子外面去了。

是由于攀登土坎奔向杏花儿时用力过猛引动了胎气，才使得生育出现得如此猝不及防罢？幸好这已经是第七胎了，而且胎儿也已足月，产期原也就在这几天。

新生儿降生还算顺利。接生的妇人比产妇略大些，约摸四十五岁的样子，她是甜石村唯一的接生婆，她接生的手法干净利落，从未出现过闪失，这为她带来了极高的声誉。在今天，她似乎更多了一分仔细和小心，因为，与寻常的情形有所不同，此刻进行着的这件事情与她之间，再不仅仅是接生和生育的关系，而是——这个即将出世的新生命，很可能会与她的生命发生极密切的关系——成为她的孩子。对于她来说，这是怎样一个令人之为之颤栗的诱惑呵！这使她的心中，除了由职责所引发的责任与庄严感之外，还涌动着一股浓酽欲滴的特殊的情愫。

接生妇人当初嫁到了地主家里，做大少爷的媳妇，因为住在上屋，人称上屋大娘。而今，那所大院落早已不复存在了，那位曾经的大少爷也已心智失常，发了疯，唯有女人的这个风华而朴实的称谓沿留了下来。上屋大娘无儿无女，而且注定永远也不可能有了。她没有属于自己的孩子，大概是因为她属于所有孩子的缘故。产妇的一群孩子，都是经由她柔软的双手接引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在这个小山村里，上屋大娘是产妇唯一能说几句知心话的人，唉，日子太艰辛了！家中孩子如此之多，实在是养活不过来。产妇和接生婆事前约定，若这一胎还是个女孩儿，那就送给接生婆。

此刻，产妇双眼紧闭，面色惨白，汗珠不断地滴落，她咬紧牙关强忍剧痛。接生婆的额头、眼珠儿，都被从内心里冲溢而出的热望照亮了，脸庞上隐约显现着担忧、企盼、激动的神情，这使得那善良的女人看上去像是一个正在祈祷的圣徒似的。

这户人家的六个孩子挤在外屋，心情颇为复杂。其中，年龄略大的四个是女孩，两个略小些的是男孩。两个男孩是孪生兄弟，约三岁的样子，有着与所有双胞胎孩子一样的彼此酷似的模样。女孩们屏息敛气，挤挨在屋门口，捕捉、倾听着里面的动静，一时间里，好奇心占了上风，压住了她们对母亲苦痛安危的挂虑，和由此而生的恐惧、紧张。

“凡书，你说咱妈这回真会生个小丫头吗？”站在后面，年龄最小的那个女孩疑虑重重地仰起头，望着她的大姐姐。她叫止书，大约六七岁的模样。

“闭上嘴！”身为长姐的少女低喝。她自己心中的怨尤倒像是被勾起了似的，气恼地咕哝道，“没完没了，老是生！”

“凡书，大门口围了好多人。榛子抱着一床大红绸被站在那儿，等着帮上屋大娘往回抱孩子呢……”老二细声地对老大说。她叫静书，只比姐姐小两岁。她生性胆小，不敢多言，怕挨凡书训斥。此刻，她却显然无法再把哀伤硬憋在心里了，“唉，就真

是个丫头，送给人家也叫人心里……我，我舍不得……”

“二姐，我也舍不得……”最小的女孩忍不住嚤嚤地哭了起来，“妈要是不奶她，妈要是没有了奶水，那我就挤山羊的奶喂她……”

“嚎哪门子丧?! 不送给人咋办? 要那么多谁哄? 你哄?!” 少女眉心微蹙，怒叱一声。语毕，探过身子去，朝院子门口瞭了一眼，那儿聚着十来个闺女媳妇，正伸着脖子朝她家院里张望。她倏地一下涨红了脸，随即不屑地说：“哼! 叫她们抱去!”

那两个偎依在姐姐们怀里的男孩，不知是由于手中的苞米面饼子已经啃光了，还是错会了大姐的用意，吓得张嘴哭起来。

与堂屋里的气氛不同，此刻，那些聚拢在院子大门外的女人们却个个兴高采烈，欢喜得像是要过节似的。她们内心里的春光漾出来，与头顶上的、长空中那辉映万物的太阳的金光相呼应、相映照，快活的话语轻盈地从村街上飘过：

“这回上屋大娘可遂了心愿，甭再为将来没人养老送终发愁了……”

“是呀是呀……”

“老天真是不公! 上屋大娘那么好的一个人，却一个孩子都不能生养，可虞家的那个……老是生个没完!”

“……哎，你说她这胎真会是丫头吗?”

“那还有跑? 上屋大娘从来没有看走过! 你没见虞家女人那肚子……”

“这孩子要给了上屋大娘就算有福了，还不得娇生惯养得跟宝贝似的? ……虞家那么多孩子，哪顾上疼啊……”

……

春天来了，她温暖了大地，唤醒了花朵，激扬了生命。随着一声呐喊般响亮的啼哭声，命运之神眷顾了——人们翘首以待的新生儿终于降生尘寰。

当那粉白细嫩的小脸儿、弯弯细细的长眉、小巧娇柔的红

唇，焕然出现在眼前时，接生的妇人呆了。“天呵！这孩子……”她不由自主地惊叹了一声，像是不知该说什么才好似的，顿了老半天，才又接着喃喃地说道，“她，她准是走错了地方了……”她目不转睛地凝视着那张小脸儿，喜悦和惊奇的感情从深心中滚滚涌出。

她对那位已然精疲力竭了的母亲说：“琴致，是个女孩儿。”产妇却像是没有听见似的，仍旧双眼紧闭，躺在那里，毫无反应。略有犹豫，接生婆又试探似的，小声问道，“琴致，你不看看孩子吗？”被痛苦折磨得衰弱至极、近乎麻木了的母亲无力地举起手，摆了一下：“抱去吧……抱去吧……”

这对接生婆来说，不啻是聆听天音！她赶紧俯下身去，快捷麻利地处理完余下的一切事务后，小心翼翼地抱起婴孩匆匆地离开了产房。

堂屋里，男孩子的哭泣已敛止，此时正同姐姐们一起睁着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里屋的房门。接生婆抱着婴儿出现了，一霎时，四下里显得格外悄静，能辨清每个人的呼吸声。接生婆感受到了孩子们奇异的静默，不觉有些惶迫，她紧张地看了凡书一眼，又将目光从其余的几个孩子的面孔上一掠过。她原本想说一句：“是个女孩儿……按你们妈妈的意思，由我来养育她……”但本能封锁了她的嘴，心里催促道：“别耽搁，快点儿走！”于是，她疾步穿过堂屋，跨出门槛，走到了院子里。

“上屋大娘，让我看一眼行吗？”忽然，一个细弱的声音从背后响起，是凡书抱着弟弟从堂屋里追了出来，一贯高声大嗓的姑娘，一时间里，竟变得像是有些怯弱、谦卑了似的。

“凡书，你要看你的小妹妹？呵，当然，是该看一看的。只是……哦，可不能站在这院子里看，那会冻坏她……”脚步又情不自禁地往前走去了，“走，跟大娘一起，到大娘的家里去看，行吗？”

“那就再返回去，到堂屋里去看吧。”少女的语调倏然间又显

得十分果决。

“可是……”

“我只看她一眼。真的！”

接生婆无奈，只好依言返回草房中去，她的心忽然间“怦怦”地激跳起来。少女将怀中的弟弟转放到三妹的臂弯，然后，腼腆地咬着下唇，蹑足走上前去，轻轻地掀开那紧裹着她的小妹妹的绒被，她的眼珠儿立刻闪出了亮光，环裹着婴儿小小脸庞的那道柔光是多么圣洁，多么温暖呵，她的心都被它们照亮了。她定了定神，细细瞧去，高高挺挺的鼻梁，黑黑亮亮的眼睛，覆在小脸上童话一般细茸的绒毛儿……她是多么小呵！少女像是被触动了似的，从心底里发出一声低低的感叹。看完了，她轻轻地将被依原样盖好，然后，抬起头，若有所思地，细声问道：“上屋大娘，别的孩子一生下来时，眼睛也是这么漂亮吗？”

“呵，不。你的这个小妹妹有些不同……”大概是少女眼神儿中流露出来的什么东西，使淳朴的村妇感到了不安，她摇了摇头，挑挑着回答的字眼儿。话音甫毕，已抽身又走到外面去了。

置身于院子里，她似乎才感到心里踏实了些，于是，又像是安慰似的，补充说道：“不过，那些出生时不怎么好看的孩子们，也有长大以后慢慢变得好看了的……女孩子会变，女大十八变呢……”

少女的另外三个妹妹没能看到她们的小妹妹，因为她们个头儿都还小，奋力踮起脚尖儿来也无济于事。这就使得大姐和上屋大娘的话显得格外重要，她们凝神倾听着，思索着，彼此对视着，用眼光交流着内心的感受，清澈的碧潭深处，隐含着疑惑、迷茫和忧郁！

她们跟随着走出堂屋，一直默不作声地跟着走到院子当中，才不约而同地停住了脚步。

凡书也与妹妹们站在一起。少女脸上的神情与妹妹们的略有不同，她像是沉浸在梦境当中一样，俨然一个迷失了的梦游者。

完全是下意识的，她伸手将幼弟从三妹的怀抱中接过，然后，随着妹妹们的目光朝前方望去。

如获至宝的妇人在孩子们的目光中迅疾地走着，眨眼间便到了大门口。她内心的快乐差不多已达到极限，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了，她用勉力压抑着的颤抖的嗓音，焦灼地招呼道：“快，榛子！快点儿把棉被拿过来，把孩子包上，走！”

众姑娘媳妇都没吱声儿，谁都没有提出看一看婴儿的要求。那还用看吗？即将成为养母的上屋大娘那副欢喜得透不过气来的模样，就已做了最好的形容和描述。大家七手八脚地帮着把棉被包裹好，立即一溜小跑地撤离了虞家大门口，簇拥着怀抱娇儿的接生婆，一路朝前走去。这可是上苍赏赐的“礼物”呵！她们懂得珍惜。再往前行得几步，就到碾房旁边了，等转过了那座荆柴覆苦的碾房，就到上屋大娘的家门口了。

然而，变故在一刹那间发生。就在村妇们的身影即将转过碾房消失在拐弯处的时候，虞家的院子里，呆立在院子当中的孩子们突然间起了骚动，那个始终站在一旁默默观看未发一言的小姑娘——新生婴儿的三姐容书（大约十岁左右的样子），倏然跃起，像一头被击中了屁股的小豹子似的，猛地一下窜出，朝前奔去。瞬息之间，她趋至院门口，身子一扭，毫不犹豫地朝着远处那些村妇们直追过去。三姑娘的这个举动像是一根导火索，使院子里僵硬良久的沉默顷刻间爆炸了，怔忡而立的少女似乎是受到了启发，终于猛然清醒了一般，飞快地躬下身去，将怀里的弟弟放在地上，然后，身子一纵，尾随三妹冲了出去。

“还给我们！把妹妹还给我们！”四个小姑娘都从后面冲上来了，像小兽一般，径直抢到村妇们身边，勇猛地撕掳、抢夺起来。容书和止书撞过去，分别抱住了上屋大娘的双腿，凡书与静书则扑到上屋大娘的怀里，奋力抢夺那红灿灿的绸被包裹。她们都像是发了疯一样，像以死相拼的壮士们一般地战斗着。

相对于成年人来说，她们的力气还嫌太小了些，纵是合四人

之力，也不足道。令人惊愕而生畏的，是她们的哭声，她们那么大声地哭着，扯着嗓子，不顾一切地悲嚎着，喊叫着，声音听上去是那么愤怒，那样凄哀，那样怨尤绝望！就像是誰在欺侮着她们，正抢夺着她们的干粮，或用鞭子残酷地抽打着她们似的，那恸哭中有一种慑人的，令人无法抗拒的力量。

面对突兀而来的事变，村妇们感到手足无措，她们目瞪口呆地站在那儿，好半天都回不过神儿来。怎么？老天爷改变意图了，赐予她们的“礼物”又要收回去了？

凡书倾力地抱着那个抢回来的大包裹，那红红光光的一团，在她细瘦单薄的身子前面显得过于硕大了一些。另外的三个姑娘紧紧地护守在她的周围。她们集体撤退了。她们大获全胜。然而，这些得胜的“将士”们，却丝毫没有凯旋之师所应有的那种骄傲和得意，她们一边往回走着，一边仍旧大声地嚎着，用荡气回肠的嚎啕，抵御和回击着那曾经深深刺痛了她们心灵的悲伤。

绸被的包裹里，一道稚嫩的婴儿啼哭声石破天惊般传出来，汇聚入姐姐们的哭声里。那是一种对生命的歌唱，使混合一处的悲恸之声，听起来像是一首交响乐了。

村妇们一动不动，站在原地，愣愣地，看着那支刚刚劫掠了她们的“小游击队”渐渐远去。没有人说话，她们不知道该说什么。

一滴清泪从上屋大娘的眼角溢出，顺着脸颊缓缓地滑下。她远望着孩子们的眼神儿是慈祥的，她脸上的神情也分明是微笑的。她叹了口气，有些惆怅地，自言自语地说道：“唉，这个孩子……准是走错了地方了！”

2

甜石村所在的高原地处大兴安岭南端的苍古嘎达高原东域，

与遥远的阴山山脉相交，辽阔的乌兰克达草原、勒那草原、贡古牧德草原，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分别镶嵌在它的东部、南部和西部；高原北部苍凉雄浑的图腾格林大草原，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毗土而邻，这些地方都是观赏大漠风情、拍摄荒原风光的好去处。透过硝烟横卷的时间迷障去看它的历史，你立刻能听到如嗥的啸叫与厮杀声，看见被鲜血浸透了的马鞍、尸骸横陈的莽原、死神狂舞的荒谷……这块土地上，自殷商以来，山戎、东胡、乌桓、鲜卑、靺鞨、契丹、女真……一个又一个强悍民族的铁蹄狂掠而过，每一个民族都是在鲜血的长河中愤然而起，又在鲜血的怒涛中訇然倒下。它的热土孕育了一个又一个伟岸的生命——耶律阿保机、忽必烈、成吉思汗……天之骄子们在它的护佑下纵横旷宇、创建骄傲而不朽的丰功伟业。

它被西北季风长期控制的气候能够调制出最绚丽、纯粹的白云、蓝天，和犹如童话一般晶莹晴朗的星空、月夜，但也能给体魄不够健硕、意志不够顽强的人们提供摧毁性的考验和思之胆寒的记忆。漫长的冬天里，西伯利亚极地的冷空气穿越外蒙古呼啸而来，转瞬之间，那死寒的冷高压就统治了这广袤的土地。冷高压胁持着大风雪，把死亡——恐怖的白色倾洒在大漠上，严严实实盖住山峦、河流、荒原和村庄。春天，雪尘暴方一退场，沙尘暴便接踵而至，躁烈、凶悍、挟沙裹石的狂风遮天蔽日，恣肆纵横，弄得万里无云，天上地下一片浑浊昏暗。而短暂的夏天，绿草刚刚覆荫，野花儿刚刚纷繁盛开，旱魔、洪水、雷暴、冰雹、蝗虫即纷至沓来……多么令人恐惧、望而生畏的地方啊！难道是上苍偏狭，有意选择这里作为它发泄愤怒、实施惩罚的弃土吗？

天灾源于人祸。环境的恶劣、气候的严酷，是那曾经的连绵烽火、兵燹匪患、铁骑刀光所制造的，是金戈铁马、屠龙射雕的烈日般的英雄们所投下的阴影。

甜石村隶属于勒那前旗。勒那前旗位于紫塞地区的北半部，漠北荒原深处。与其他几个邻旗的情况不同，勒那前旗境内几乎

没有草原，只能在高山丘陵之间找到一些略微平坦宽阔的草场，聊以小草原称之。从旗政府所在地林镇出发，汽车要颠簸着，穿越几乎没有人烟的、近五百里的荒原才能到达紫塞市。

甜石村的幸运在于它隐身于一处丘陵山地的腹部的一个深山巨谷之中。崔嵬险峭的高山峻岭四面环绕，犹如坚固的屏障将它围裹在中间，肆虐的风沙、残戾的酷寒都不得不丧气地绕道而行。因此，甜石村便得以独据一方天地，独享一种略为温和惬意的小气候。方圆几十里的峰峦山壑中间，几乎都难以找寻到几丛像样的林木，唯有甜石村四周的大山上，仿佛仙人头顶上飘蓄的浓发似的，在山坡上、石缝里、悬崖间涌生出各种各样葱郁的树木来，橡树、桦树、黑松、云杉……草丰林茂，种类繁多。而最常见的是冬青和杏树。春天里，映山红和杏花儿竞相绽放，漫山遍野，云蒸霞蔚，将整座山谷都浸润在清甜的香气里。站在高山顶上向下眺望，甜石村就像卧于谷底的一个毛茸茸的大鸟巢，被山丁子树、沙果树、杨树、柳树等树木的繁茂的枝叶掩覆着。小山村只有二十几户人家，依傍着一条丁冬流淌的山溪，伐茅筑舍，相邻而居。一条白色的碎石山路从山谷的东端穿出去，与溪流相偕，顺陡坡蜿蜒飘下，通向远处人烟稠密的地方。

从村子里出来，要走八里山路才能到达有国家公路的集镇上。站在山外是无法发现甜石村的，必须攀到山谷东端那道高高的梁岗之上，才能尽睹它的真面目。纯金色的阳光，袅娜芳馨的清风，透明的空气，澄澈的流水，溪畔悠闲啃草的老牛，村头嬉笑玩耍的稚童……你会恍然惊异，以为自己走进了一个梦想，一个传说中的世外桃源。

使这座远离尘世的小山村别具风采的，是造化神功赋予它周围那些高大威武的保护神们的殊异形态，和它们那危危山崖、幽幽林壑之间隐逸、镶嵌着的众多天然石洞。那些山峰各呈奇姿、妙趣横生，东端谷口处亘着一道山脊，像一只从山巅上凌风而下的幼虎一般眈眈怒目，雄踞在道路的北侧，被称为石砬虎。它是

山谷的守门将士。村子西边是高峻俏丽的仙桃山，它的形状酷似一颗水灵灵朝上端放着的大桃子。每至黄昏，夕阳落下去，将辉煌璀璨的光芒从背后投射过来，映衬着它，使它宛如一个祥光四射的、醇美鲜润的巨大仙桃。山村背倚的摩天岭，高耸入云，令其他诸峰望尘莫及。而南面，与村舍的房门相对着的，是一座名与形符、惟妙惟肖的莲花山，它为人们奉献出一派悠远恬淡、喜悦和瑞的吉祥气象。

那些或半隐或深涵的天然石洞里藏着多少关于仙女和神灵的美丽故事呵！仙桃山与莲花山之间的那道峡谷中，白练似的一缕飞泉从岩壁高处飘垂而下，水珠儿飞溅处，七彩荧光掩着半月洞口，状似水帘，石洞因此而获得一个美丽的称谓——水帘洞。幽幽石洞，闪闪水帘，相映成趣。山岩下有一湾碧潭，清澈深邃，习习生寒。树丛中色泽古雅的巨大岩石、山溪畔黑亮闪光的细碎石子，满山谷迎风摇曳的绚烂山花儿……触目所见，无不是人间胜景。更兼时有野鹿出没、山鸡旋飞，白桦如盖，黑松似海，冬则冰白雪皑，夏则清流潺湲，风光隽逸，天上人间。

置身于洞天福地中的幸运的人们，他们的生活与别处人们的生活是否有所不同呢？

春意阑珊、夏日初临的一个晴朗的早晨，朝阳透过白杨树稀疏的枝杈，将片片金彩涂抹在虞家草房上。那是三间坐北朝南的草房。当中的一间是堂屋，盘灶置锅，为炊饮之所。堂屋的东西两侧各有一室，室内靠后墙盘一铺火炕，占去屋子大半个空间。炕上铺着用高粱秸外皮编成的席子，泛出温暖的柠檬色的光泽。西屋的门口垂挂着一幅彩丝刺绣，喜鹊登梅的半门帘儿，一看便知是女儿们的闺房。父母和家中的男孩子们住在东屋，那屋子兼做餐厅和会客厅。

此刻，东屋炕上，早餐的方形杨木桌子还摆放在炕中间，桌子上凌乱地堆着一些咸菜碟子、酱碗和尚未收拾清洗的花瓷饭碗、杨木筷子等。饭桌旁边，两个双胞胎男孩子还在津津有味地